



李遠民回憶錄

胡作邦題

LI YUAN
HUI YI LU

● 湖南人民出版社

李逸民書（書目整理）

李逸民回憶錄

胡作邦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李逸民回忆录

李逸民著
黄国平整理

责任编辑：肖屏东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1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字数：145,000 印张：7.375 印数：1——2,570

统一书号：11109·400 定价：(平装)1.40元(简装)1.70元

新书目：86——14



作者一九八二年在总参政治部



作者和他的夫人周磊合影



一九二五年作者在黄埔军校



作者所作国画之一



作者所作国画之二

序

李逸民

李逸民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他的历史是曲折的。

他一生中曾有过多种不平凡的遭遇，但他都能以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取得了胜利。

李逸民同志在青年时代就毅然抛弃地主家庭的生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他原在上海大学读书，“五卅”运动后，他弃学投考黄埔军官学校，并由该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第四期毕业后，他因文才出众，被留校编辑《黄埔日刊》。“四·一二”后他离开黄埔军校，不久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1928年，他在上海做民运工作时，被国民党逮捕，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受尽了各种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乐观自如，写下了“愿洒满腔青春血，换得人间遍地红”的诗句。

李逸民同志不但政治上坚定，而且学习精神超人，他在十年的铁窗生活中，广泛阅读了中国历史和文学书籍。为了要打破国民党对红军长征消息的封锁，他自学英语，达到了能阅读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的程度。他五十岁开始学画，经过廿几年的刻苦钻研，他的画终于获得了专家们的好评，

并由四川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画册。他的学习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李逸民同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党的工作哪里需要他就到哪里去。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到东北，看到日军撤离东北后，许多工矿，支离破碎，急待修复，他自告奋勇去搞经济工作，经过他坚苦的努力，东北一些有名的工矿都开始复活，由此而为东北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李逸民同志的一生，经过武装斗争的冲锋陷阵，也受过地下工作和敌人监狱的考验。“七七”事变后，他被党营救出狱，又搞过军队建设和经济建设工作。他的回忆录内容比较丰富，其中有些材料对研究中国革命史来说，是比较可贵的。可惜这部回忆录尚未来得及补充修改，他就与世长辞了！

几句开头语

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激流里，我幸而靠着中国共产党的指引，顺应历史潮流，走过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我跟随共产党，南征北战，顶风斗雨，几十年来，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确也办了一些蠢事。有经验也有教训。如果以此作为一面镜子，让青年一代有所借鉴，从而懂得怎样做是正确的，应该坚持；怎样做是错误的，不应重复。这对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许是有意义的。仅仅出于这样一种愿望，我于是凭记忆所及，开始来写自己的亲身经历。

因为年老多病，自己往往不能执笔。写的过程中，主要是先由黄国平同志根据我的口述整理成文，然后经我修改审定。由于时间隔得太久，仅凭记忆所得，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敬希知情的老战友和朋友们不吝指教。

目 录

序 言.....	张爱萍
几句开头语.....	(1)
儿时鳞爪.....	(1)
求学琐记.....	(4)
黄埔投军.....	(13)
南昌枪声.....	(46)
狱中十年.....	(55)
圣地延安.....	(92)
热河斗争.....	(121)
学习建设.....	(151)
建国以后.....	(166)
十年动乱.....	(208)

儿时鳞爪

一九〇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我出生于浙江省龙泉东乡的一个地主家庭。原名叶书，参加革命后，为了便于从事地下工作，改名李逸民。

听说，在祖父手里，我家只有二亩田。父亲四兄弟，分家时每人二斗米。父亲年轻的时候，好习武术，二十四岁那年，还考中了武秀才。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他为了不让女儿过穷苦日子，资助父亲一笔钱去做木材生意：从家乡买来大批木材，通过瓯江，运到温州出卖；并开设一个木器行。这样不上几年就发了迹。当我八岁时，家里就买进了上百亩地。

父亲性格特别粗暴、贪婪而且吝啬。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父亲的打骂中度过的。他脑子里装的只有“发财”二字，一心只想积钱买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平日无论是谁，向他求借钱米，真是比上天还难；只有快要破产的农民才可能得到他的一点“慷慨”，因为这些人借了钱还不起，过它一年半载，连本带利一算，父亲就可以把他们的几亩薄田夺过来。我就亲眼见到过这样的几个农民，在卖田契约上画了押后，父亲请他们吃一顿，有的什么也不吃，流

着泪默默地走了；有的则喝着闷酒，大醉而归。当时我还年小，不懂得什么是剥削，但对父亲的这些做法很有反感。

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我有个堂叔，是个读书人，很痛爱我，经常教我读书识字，我也对他很有感情。他家穷得经常揭不开锅，得了肺病没有钱吃药，他本知道我父亲吝啬，从来不上我家求借什么。有一天，大概是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他跑来我家求父亲借一元钱诊病，说尽了好话，父亲硬是分文不给。他气极了，第二天拖着两条干瘦的腿，气喘吁吁地翻过一座十五里远的大山，向别人借得一元钱。因为一气二累，病情加重，他回到家里就躺在床上动不得了。我知道后偷偷地跑去看他，他把我叫到床前，流着泪说：“乖侄子，你能给我找点吃的吗？我一天多没有吃东西了。”我马上回到家里，拿了几块熟番薯给他送去，他高兴地吃了。却不料这天晚上，他就离开了人世！

想着父亲对堂叔那样狠毒，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横起胆子冲着父亲说：“堂叔是你害死的！”父亲一听，火冒三丈，恶狠狠地指着我说：“我怎么害死他？你说！”我又顶他一句：“你不借钱给他，害得他跑了十几里路，累死了。”父亲从椅子上蹦起来，骂一声“混蛋”，就给我几个大耳光。我一气，走出家门，在附近的一个庵堂里躲了几天。这时，家里派人四出寻找，不见踪影，都急慌了。我以为这一下可把父亲吓住，不敢再打我了。谁知我回到家里，刚一进屋，父亲就把门紧紧关上，把我使劲地打，痛得我第二天还起不了床。母亲看了很心痛，端着鸡蛋、稀饭给我吃，眼泪直往下垂。我问：“阿

妈，你哭什么呀？”这一问却引得母亲哭得更伤心了，她说：“你这个淘气儿太不听话，以后还会挨打，总有一天会被打死的。我就生你们兄弟两个，以后你要好好听话才是。”听了母亲这番话，我也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我感到往后的日子很难熬，对父亲那样的人更没有任何指望。为了摆脱家庭的桎梏，我向母亲提出：“我要读书！”母亲见我愿意读书，是好事，便去和父亲说情，父亲却坚决不同意。后来母亲出了一个主意：让我去找二舅父想办法。二舅父家里很有钱，为人很慷慨，知道外甥要读书，马上表示支持。从此，我就开始进入求学时代。

求学琐记

在二舅父的支持下，我和表弟季步高一起进了大舍村作人学校。行前，我先回家和父亲打了个招呼，说明二舅父支持我上学。父亲看到既然如此，也不好阻拦了，却气呼呼地说：“你去学吧，学好了，好唱‘莲花落’讨饭吃。”接着，他又冷冰冰地说：“你也别花二舅父的钱，吃的米、油、盐、菜自己带，铺盖自己挑。一年给你一吊钱。”

这时我已十五岁，步高也已十四岁，读初小一年级显然年纪太大了。幸亏我们平日喜欢学，识得一些字，老师考问了一下，认为成绩不错，便编在四年级上课，只读一年就把初小毕业文凭拿回来了。

升入高小后，我和步高因为与一位国文教员发生冲突都被开除了学籍。事情的经过颇也有趣：当时学校没有雇工友，上下课打铃要由学生负责。因此，每学期开始，就要学生选出两人负责打铃。这是一个国文教员出的主意，引起学生很大不满。这个国文教员有两个儿子也在校里念书，其中一个与我同班。我同步高商量，要给这个国文教员搞点恶作剧，选举之前，我们分头在同学中间进行了串联活动，结果，都选这个国文教员的两个儿子负责打铃。这个国文教员大发雷

霆，马上把全体学生集中起来，追查是谁搞的鬼，有的同学怕事，说出是我和步高带的头。国文教员听了，立即走到我的身旁，使劲地推我一下，厉声质问：“你们搞的什么名堂？为什么让我的两个儿子去打铃？”我看事已至此，无法推脱，便说：“你既然让学生自己来选负责打铃的人，你的儿子是学生，为什么不能选？”国文教员恼羞成怒：“你敢顶嘴？”“啪”地一声打我一个耳光。我那能吃他这一套？就一头向他撞去，让他跌了个倒栽葱，半晌透不过气来，直喊：“叶书打人啦！”事后学校当局便把我和季步高一同开除了。

我们离开学校，不敢回家。二舅父认识丽水师范附小的黄校长，黄是浙江台州人，同盟会会员。随后我们就向二舅父求情，靠着他的介绍，终于顺利地插入了丽水师范附小三年级。毕业后又考上了丽水师范。当时老师是受人尊敬的，所以我们能够考上这所学校，家里的人很高兴。

入学不久，我却和校方连续发生了两次冲突：一次是晚上外出看戏，回来时超过了规定时间，校门已经落锁，我从墙上爬了进去，不想被校监发觉了，非要给我处分不可。黄校长碍着我二舅父的情面，尽量说服校监，这才没有继续追究，但校监心里一直愤愤不平。另一次是我因特别怕热，晚上和几个同学搬到走廊里睡觉。校监跑来巡查，其他几个同学马上回宿舍去了，我则满不在乎，坐视不理。校监气坏了，第二天就出牌示，给我记大过一次。我一看心里就火，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摘下牌示摔个粉碎。这样便闯了祸，黄校长找我谈话说：“你这样搞，学校就没法办下去了。看你

二舅父的情面，我们也不开除你，下学期你另找学校吧。”

丽水师范不能读了，回家又太丢人，怎么办？我和步高商量好后，便一同去杭州投考蔚兰中学，不幸落了榜。正苦于一筹莫展的时候，碰上了法政学校的学生李正翰。他也是龙泉人，跟我们是小同乡。一见我们着急的样子，他就关心地说：“别考了，上我们的法政学校吧。”他知道我们担心没有中学文凭表示犹豫时，又鼓动我们说：“没有问题，我帮你们借两张文凭就是。法政学校的校长我很熟，你们送点礼品就行了。”果然，他很快借来了两张中学文凭；给我的一张，名字叫卢义；给季步高的一张，名字叫季步登。接着，我们就按照李的安排，买了一把龙泉宝剑、几盆名贵兰花和一些古瓷器，雇了一辆车，由李正翰引路，直奔校长家。

这位校长真爱财，一看这些礼品就笑眯了眼，高兴地迎了出来。李正翰抢先向他介绍：“给校长找来两位高材生，功课非常之好，特地带他们来看望校长，一点小礼请收下。”校长很乐意，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和志愿后，马上说：“好吧，你们给我留个名，先去报考。”

法政学校的入学考试很简单，只考一篇国文，我们很快就交了卷。发榜时，都被录取了。家里得到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因为在他们看来，我这个没出息的“乞儿”，不久的将来就可当上大官了。

其实，这法政学校完全是一个空名。学生多为纨绔子弟，他们靠用金钱买个名额，在这里镀一镀金，根本不是为了读书。当中不少的人整天打麻将，甚至逛窑子，简直是流氓。